

伦敦一年， 人间十年

一部留学小说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 徐志摩《再别康桥》

“Let it be.”

— The Beatles

翻页开始阅读 →

降落

希思罗机场，2025年秋

飞机落地，伦敦时间下午三点。希思罗的天空是英国特有的铅灰色，像一块洗旧了的绒布。

两只箱子——一只装着四季的衣服，另一只装着所有对未来的想象。

许导在出口等我们。光头，黑色皮鞋，剪裁得体的西装，
像从英国谍战片里走出来，一开口却是地道的北京腔。

从希思罗开往北伦敦的路上，他给我们讲英国的邮编系统、
艺术教育、政治对比。

红色双层巴士是伦敦的血管——顶层前排的座位是城里最好的免费观景位。

七平米的宇宙

Emily Bowes Court · B903-D

七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一间独立卫浴。
这就是我在伦敦的全部版图。

遇到了G房间的Loreen。“房间小得像棺材。”我说。
她笑了：“但是你看，厨房很大啊。”

A房间的历君梦想找女朋友回北京结婚。B房间的艺术哥永远有
放不完的音乐。C房间是潘潘，E房间是老法师，F房间是焦焦

。

七个人，七个故事，挤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就是留学生活的
开始。

潮汐

泰晤士河畅想曲

坐上泰晤士河的Uber Boat，从东往西。两岸的建筑像
翻开的立体书——左边是玻璃幕墙的现代金融城，右边是哥特式
的古堡塔楼。

Pizza Union Hoxton——饼薄如纸，
边缘焦脆，番茄酱与马苏里拉在嘴里融化。封它为伦敦第一。

UCL藏在Bloomsbury的街巷里，像一个低调的学者
，不张扬但自有风骨。Hyde Park的那个下午，
从Hyde Park Corner出发，经过白金汉宫、
伦敦议会、伦敦眼。

一起奔跑、一起欢笑、然后各自消失在人海里，连那瓶共同
赢得的香槟都无处寻觅。

康桥

德国小哥的哲学课

火车穿过英格兰的乡村，绿色的牧场上点缀着羊群，像散落在绿绒框上的棉花球。

我站在桥上，微风吹过，突然觉得徐志摩写那首诗时的心情我能懂了——那种对一个地方的爱，明知是客，却想假装是主。

德国小哥说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荣格。他说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些东西不属于个人经验，而属于整个人类。Eagle酒吧里，科学历史的重量和一杯ale的重量奇妙地共存。

人与人的缘分大概就是这样——在剑桥的一个下午，
有人给你讲了一堂哲学课，然后各自走向世界的不同角落。

图书馆地图

伦敦的智慧节点

British Library——King's

Cross旁的红砖巨兽，十一间阅览室，八百公里长的书架。

Magna Carta、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达芬奇手稿。

Senate House Library——奥威尔《19

84》里“真理部”的原型。甚至有一间Room 101，
如今用作展览。

每一座图书馆都有自己的气味——Main Library的

旧纸和木地板，Science Library的咖啡和键盘

声，British Library的肃穆与浩瀚。

伦敦的智慧散落在城市各处，每一座建筑都是一个知识的节
点，而我有幸用学生证打开了它们所有的门。

Bloomsbury的四季

日常的光与碎片

地铁站里街头艺人随处可见——吉他、电子钢琴、萨克斯，
爵士的旋律在瓷砖墙壁间回荡。车厢里是沉默的，站台和通道却是活的。

Jeremy Bentham的遗体穿着生前的衣服，
坐在玻璃柜里，像一位永远在沉思的守门人。正是他那套“
最大幸福原则”催生了英国第一所不论宗教信仰、向所有人开放
的大学。

意大利小哥在我眼前表演Coin Magic——硬币在他指
间消失、重现、从耳后变出来。他说来伦敦读书后没人可表演，
憋坏了。

有缘人，我们会再相逢——不是在江湖，就是在记忆中。

Nando's 精神支柱

Peri-Peri 烤鸡的仪式

每当论文写得想撒手，或者考试结束后想给自己一个奖励，
Nando's就是答案。外皮焦脆，肉质鲜嫩多汁，
辣酱从尖刺到温暖有好几个级别。

每次有人交完论文，就全宿舍去吃一顿Nando's。
用Peri-Peri酱弄脏的手指举起可乐杯碰杯，
庆祝又一个deadline的幸存。

Too Good To Go三英镑盲盒，Pret的包月咖
啡，Tesco的莓果，Lidl的便宜鸡胸肉，网红中超的老
干妈——留学生的日常是用省钱的智慧堆砌起来的。

那股烟火气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读书，而是在过日子。

运河与农场

Tottenham Hale · Hackney

Lee Navigation运河边停着narrowboat——窄窄的一艘，船头种着花，烟囱冒着炊烟，冬天烧柴火取暖。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Hackney City Farm——在East London的砖墙和水泥之间，像一块被遗忘的绿洲。Kerry Hill绵羊高冷得很，Anglo-Nubian山羊最喜欢被人梳毛。

Frizzante咖啡馆是意大利agriturismo风格。据说Peppa Pig就是在这里取景起家的。

七平米的宿舍和七米长的船，哪个更自由？

一楼的人间

地下室的乐章

和俄罗斯女孩切磋台球。她绿色的眼睛盯着桌面上滚动的彩球。
语言不太通，但台球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对话。每一杆进洞的球
都是一句完整的句子。

在钢琴前弹了林家谦的《一人之境》。一个人的孤独可以是一个
完整的世界——音乐这种东西，不需要听懂，感受到就行。

张天赋的《记忆棉》——“可惜记忆不会给你回信”——

在Victoria Line的车厢里每次都抽得我鼻子发酸

。

Beatles的Let It Be从某个房间里渗出来
，慢慢填满了整个走廊。Let it be,
mate。

光与影

伦敦的无数面向

摄政路的圣诞天使灯——十几尊巨大的天使雕塑，翼展十七米，
LED灯珠连成一片，傍晚亮起时像涟漪一样依次闪烁。

Canary Wharf的金融城用灯光把摩天大楼打扮成巨大的圣诞树。Landmark Pinnacle的屋顶花园
，整个码头区灯火尽收眼底。

跨年夜泰晤士河边，烟花从河面升起——金色的、红色的、
银色的，在议会大厦和Tower Bridge之间炸开。
碎片大厦香格里拉bar，每一口鸡尾酒都含着这座城市的风景
。

伦敦在夜里像一块破碎的镜子，每一块碎片都反射着不同的光。

Golden Hour

Waterloo Bridge 的魔法时刻

日落前一小时，光线变得柔软金黄，泰晤士河像被镀了一层蜂蜜。South Bank从Tower Bridge走到Waterloo，逆光里的玻璃幕墙拉出长长的影子。

日落后再等一会儿，就是blue hour——天还没全黑，城市已经亮起灯。

Tate Modern的《Electric Dreams》展——1950年代到90年代初，艺术家们用机器、算法、光线和早期电脑创造沉浸式装置。站在闪烁的电路和跳动的光点前，计算机科学和艺术从未如此接近。

伦敦最慷慨的，大概就是每天送你这一个小时。

WeWork 漫游记

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客厅

Soho的WeWork多是创意产业的人。Southbank那家窗外就是泰晤士河。Shoreditch的最野，墙上全是涂鸦。City的有钱的味道。

Canary Wharf的WeWork在摩天大楼高层，脚下的伦敦像一块精密的电路板。他们租的不是桌子，是一种“我属于这里”的幻觉。

Paddington的WeWork最安静，藏在运河边的改造仓库里。我在那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再也没有在那么安静的地方写过那么好的文字。

别人通过博物馆认识伦敦，我通过WeWork的落地窗。
每一扇窗框出的都是不同的伦敦。

生长与课堂

Bloomsbury 的智慧与光

Hackathon——一天一夜，啤酒、披萨、键盘声。

和Catherine的DermalQ创业项目，在Base KX的创业空间里，周围都是年轻的面孔。

Jason McEwen能把复杂的数学说得像故事，
讲起神经网络时眼里有一种孩子拆玩具的兴奋。Yuzuko Nakamura的SQL查询像逻辑严密的诗。

Murray Shanahan的具身AI讲座——
AI需要一个身体，需要像孩子一样在环境中学习。Tom Mitchell在离别前讲教育AI——AI可以从数百万学生的数据中学会怎么教得更好。

有些课堂改变你的知识，有些课堂改变你的轨迹。

离场

丢盔弃甲的温柔

毕业典礼在Royal Festival Hall。

一个中文名字，被英国口音念得跌跌撞撞，但那一刻它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收拾行李那晚坐在七平米的地板上。一年前放进来，现在要拿出来，有些塞进箱子，有些扔进垃圾桶。Victoria Line垫子塞进了箱子的最深处。

历君没找到女朋友，但“至少我管过自己一年”。Loreen给我烤了最后一只鸡。老法师给我留了名片。

那些老师在我身上留下的东西，比这张证书重得多。

伦敦一年， 人间十年

不是因为伦敦的一年抵得上十年的经历，而是因为在这
一年里，你活成了十个不同的自己。

有个拉丁词叫 ignoramus——“我们不知道”。
学得越多，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就越多。像蚂蚁爬过一座图书馆的地板，它经过了人类全部的智慧，但永远不会知道头顶
那些书架上写的是什么。

但蚂蚁会记得地板的温度。
我也会记得伦敦的温度。

Once I was a Londoner.

Let it be.

(全文完)